

訪淨空法師談「佛教文化的當代意義」

(由周智證居士摘記)

1998年3月28日上午九時半，呂武吉教授暨夫人從黃金海岸，驅車到達布里斯本市南區的澳洲淨宗學會，向淨空法師請教「佛教文化的當代意義」。淨空法師今年已屆七十一古稀之年，于世界各地促進成立「淨宗學會」十五處，提倡專修淨業，專弘淨宗，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。法師首倡「佛教」正名為「佛陀教育」，主張徹底破除迷信，啟發真智，慈悲濟世，圓滿達成解決眾生苦難，獲得永恆幸福之教育目標。

以下是周智證居士的訪談擇錄(對話中淨空法師簡稱為「師」，呂武吉教授簡稱為「呂」)：

呂：請問淨空法師，您為何立志信佛？

師：當年我在臺灣，跟臺大哲學系的方東美教授學哲學，講到哲學概論最後一個單元，介紹佛教哲學時，方老師說：佛學是世界上最高境界的哲學，學佛是人生最高享受。這樣使我對佛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。

呂：我的老師，前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劉述先教授和夏威夷大學的成中英教授，都是方東美先生的學生。一般學哲學的人不容易信仰宗教，我太太是基督徒，我母親是傳統民間拜佛的。這都不是我們一般讀哲學的人習慣走的路。這和你目前所走的路迥然不同。

師：後來，我專門研究佛經。曾跟隨方東美先生、章嘉大師和李炳南老居士研習哲學、佛經十三年，証明了方東美老師所說的話很正確，終於在台北圓山臨濟寺剃度出家為僧。我在抗日戰爭勝利後，隨軍隊到台灣。一個人沒有家，出不出家，沒有太大的分別。一向生活自由自在慣了，但終於還是擺脫世俗一切，進入了佛門。

呂：一般學術界的人，習慣于自由、獨立思想。認為追求真理的過程，不一定要信奉什麼宗教。什麼傳統都可以欣賞、淺嘗，什麼書都可看，任何道理都可聽。若一旦決志將佛學真理，貫徹在實際生活中，就要遵守戒律、教條，這似乎與當初學哲學的意願有違背。請問佛教戒律的精神是什麼？

師：總的來說，就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戒律就是規律，人的生活要有規律，這才符合於自然的生態。這樣妄念、煩惱少，心地便清靜，看問題就比別人看得清，看得遠。所以佛法的戒律，非常適合於我們的時代。

呂：如回教的某些戒律，以現代人的觀點來看，對於女人並不太公平，也許當初形成戒律的歷史條件不同。佛教傳統留下來的戒律，有沒有不適合於現代社會的？

師：沒有。佛法無定法，佛法講中道。如儒家的中庸之道。對戒律要掌握它的精神，三千年前的戒律條文，可以想像是適合於那時的歷史條件。斷惡修善的根本精神是一樣的，但它的條文，每隔若干年便要根據歷史情況而修改。戒律傳到中國來，最大的一次改革，就是唐朝百丈山懷海禪師所立的清規，這就是佛教戒律的中國化。而中國的每一個寺院，又有它自己的特定規則，這樣便適合當時的環境條件了。

呂：在學術上研究佛學，是否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人生的問題？

師：一定的，一定的。

呂：假如我也有一個像方東美教授這樣的好老師，而我跟他研究學術上的佛學，那麼我走的道路，是否與你現在走的不一樣？學術上，我的重點是要把觀念、理論理解並弄清楚。除了佛學外，我還可以自由研究孔孟、老莊、或蘇格拉底的學說。

師：佛學是讓你對一切學術有興趣，它像一所綜合性大學。你要學完一切科目，所有課程都要修，缺一門就不能成佛。

呂：這只是理論上而已。

師：實際上也是一樣。

呂：你曾提過，學佛要先「一門深入」。如研究《無量壽經》，要專精地讀它幾年，以後對其它經典就容易理解。同理推之，假如我是基督徒，我能不能先把基督教研究透徹，再來研究佛教，那就能看得更清楚？

師：能、能。道理在什麼地方呢？「一門深入」，你才能得到較深的禪定，有了定才能開智慧。智慧開了，看一切事物便容易明白、通達了。

呂：那麼淨宗學會隔鄰的救世軍中心，若有的基督徒每週來跟你學習，會不會有問題與衝突？

師：不會的。佛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，所以它對一切宗教都包容，沒有排斥。

呂：那麼學佛的人可不可以研習聖經？

師：學佛的人，什麼都要學。要學世間一切宗教的經典、道理和知識，這樣才能完滿成佛。但開始時一定要「一門深入」，先要定，然後才能得到真實的智慧去學習其它一切學問。

呂：佛教有沒有要求別人，放棄他的宗教，才可以學佛？

師：這是很大的罪過，這正如你在大學教書，要求你的學生不要他的父母，才能聽你的課。這違反了道德倫理。相反地，你要對你所信奉的宗教更加真誠，更加忠心。

呂：目前民間的佛教信仰，一般善男信女的信奉方式，依我看與原始的佛教已有很大的不同，非常的商業化與企業化。捐錢多的就坐在前面，錢少的就坐在後面。

師：我們要了解 and 認識清楚，真和假的佛教。現在這個社會，冒牌的事大盛，冒牌的佛教不亞於商場，打著釋迦牟尼的招牌，欺騙一些善男信女，這種事多得很。

呂：所以目前一般人的信佛方式，並不符合釋迦牟尼的原始佛教。

師：近二百年，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，佛教已偏離了釋迦牟尼的原始精神。將佛學教育變成了宗教，有些甚至是低級的宗教。釋迦牟尼是一個人，他覺悟了，明白了世界宇宙的一切真相，我們稱他為「佛」，「佛」就是覺悟了的人。

他告訴我們一個大秘密：「人人都有佛性，都可以修行而覺悟成佛，還有廣大的慈悲心，去救度別人成佛」。原始正教是佛陀智覺宇宙人生的教育，而不是宗教。我們每個人，不管信仰任何宗教，都應該學佛。因為它是智慧、覺悟的教育，這是原始佛教的定義。

呂：我對禪宗稍有涉獵，究竟淨土宗和禪宗在基本上有何不同？此兩宗派是否屬於比較中國化的佛教？

師：佛教傳到中國之後，幾乎一切都中國化了。淨土宗和禪宗比較適合中國人，其目的都是一樣，只是依據的經典和修行方法不同。淨土宗適合中下根人，禪宗適合上上根人。淨土比

較容易，適合現代大多數的人；禪宗要求有很高的智慧才能領悟。如方東美老師所說：「禪是一步登天，如果你沒有上上的根性，就會掉下去」。

呂：佛學之難是難在它的經典，淨土宗在教外的人看起來，光是念佛好像太簡單些，來淨宗學會的人，是否只是念佛，重不重視經典的研究。

師：我們淨宗學會，念佛與研究經典兩者並重。淨土宗念佛法門的理論比其它法門都深，若你不完全了解理論也沒有關係，只要專心如法，如如念佛，也可依法修行得成就。可是如果你對經典了解不透徹，念佛就不得力了。

呂：最近新加坡的反對黨，批評新加坡是由英文教育和基督教徒掌權，統治中文教育和佛教徒。新加坡教育水準高的人，多傾向於信仰基督教，但真正有智慧的人又回到佛學，而非善男信女的信仰方式。您認為佛教徒對於儒家和基督教的態度應如何？

師：佛家不評判他教。宗教之間的隔閡都是人為的。釋迦牟尼在世時，有許多不同的宗教派別存在，佛陀都一一包容。佛經上記載不少佛教的重要人物，都是當時其它教派的領袖。這些人明白了佛的教育道理後，便帶領以前的徒眾來隨佛學。佛家如同中國的儒家，釋迦牟尼是佛家的根本老師，而孔子是儒家的聖人，被稱為「至聖先師」，我們稱佛祖為「本師釋迦牟尼」，師就是老師。

佛教不是宗教，故它不像其它宗教，有一位無所不能的創世主。說他能創造世界，創造人類萬物，有無上的權威；能主宰賞罰一切人物，人必應當依賴他。佛家主張一切眾生（包括天、神、鬼、人、非人、畜牲）皆有佛性。佛性平等，只是迷悟程度不同而矣！

任何一種宗教，一定有自己的獨有聖經，只許服從，不許討論，甚至只准依當時之神職人員的解釋，不容一毫理性之批評。而佛法是要由自證，理智去信仰，依自力而不依他力去修行覺悟。對於追求真理的方法，有四依：依法不依人；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；依義不依語；依智不依識。有云：依人說法，三世佛冤，佛法絕不盲從。

呂：儒、釋、道在中國文化歷史長河中，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。特別是佛、儒這兩家有什麼不同之特點？

師：儒家教育人類，佛家教育九界眾生，包括未得無上正等正覺的菩薩、玉皇上帝、天、龍、鬼、神、人、非人等。而時間上不單是指目前，還包括九界眾生的前世、今世、後世三世。佛儒都是以「孝親尊師」為基礎。孝道、師道是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、文明進步的標誌，也是醫治現在西方世界道德墮落的唯一良藥。

呂：你對「人間佛教」的看法如何？

師：提倡「人間佛教」似乎表示有「非人間佛教」。真正的佛教本來就和人間有關，並沒有「人間」或「非人間」之區別。

佛法與哲學不同之處是，哲學常常是一分為二，而佛法講二，但還是歸于一。講「人間佛教」還是落在分別執著上，佛法就是要你將這些妄想、分別、執著全部淘汰掉，才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

呂：我覺得在澳洲這種多元文化社會，佛教的容忍性可以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。比如，基督教認為，耶穌是「道路、真理與生命」，所以一個人必須放棄其他宗教，才可以進入基督教。

師：佛教內沒有衝突，也沒有放棄。你擁有才需要放棄，佛法什麼也沒有，所以沒有放棄，也沒有得到，沒有得失。佛法主張無「我」，有「我」就是錯誤。

呂：佛法中關於「涅槃」的解釋如何？有人比喻為「薪盡火滅，油枯燈熄」。自動燒完就沒有了，輪迴沒有了，痛苦、煩惱也消逝了。

師：不錯。

呂：不是從一個境界，轉到另一境界，否則「因緣果報」還是會繼續下去。

師：佛法最高的境界，就是宇宙是一體，是自己。禪宗說「盡虛空遍法界是沙門一只眼」，這是最完滿的。盡虛空遍法界是一體，你如何去分？二體才可以分呀！

呂：你在新加坡、台灣與美國宣揚佛教的經驗如何？

師：新加坡、台灣之經濟、政治情況不同，但都屬於中華文化地區。中華文化的倫理道德，都散播在這裡各個領域中。美國在政治、經濟上，是一個強大的國家，基督教派別也很多。但美國人的精神很空虛，很少講「孝親尊師」。

淨宗學會在世界各地宣揚佛學，除了印書、印經、送書送經外，我們還利用現代的科技傳播媒介，也送錄影帶、錄音帶等。這種作法有時比書的功效還好。在美國，我們有四個電視台，台灣有一家，定時播放我們的佛教教學。這樣得益的人就更多了。收視的地區，涵蓋了北美州和整個台灣。

呂：淨宗學會這樣的成就，是很了不起的。

師：去年英國正式頒佈佛經列入小學、中學、大學的課程。我想他們一定是受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的影響。他曾公開演講說：「二十世紀，唯一能拯救世界的，便是中國大乘佛法」。此語一出，天主教教廷立即敦促各地教會負責人，與佛教溝通。當年于斌主教回到台灣，立即提倡與佛教接觸。真沒有想到英國是世界第一個，將佛教正式納入學校課程的國家。

呂：英國是歐洲研究佛教的中心，歷史悠久。

師：中國是佛教的第二祖國，也沒有能如此做，十分遺憾。

呂：哈佛大學儒學權威杜維明教授，將儒家的歷史發展分為三個時期：第一期是春秋戰國之孔孟先秦儒家；第二期是宋明理學；第三期是當代新儒家。他認為儒學的發展，在現代有復興的契機。佛教在當代的命運如何？

師：雖然佛教現在並沒落到谷底，但說，到了須要振興起來的時候了。

呂：佛教現在中國已經很沒落了。文革之時，許多寺廟被破壞。今天大陸的佛教相當商業化，很多和尚不懂佛經理論，當和尚只是一門職業。

師：我在大陸時，和中國的佛教領袖趙樸初會長談過。他說這些「宗教的佛教」讓他們去搞，觀光旅遊會給國家人民帶來了很大的收入。佛教本來不是宗教，現在在外面看到商業化的，全部是「宗教的佛教」。那不是佛教，佛教應到大學裡去。我在中國幾所大學，設立了幾十個文、史、哲的獎學金，目的就是要把佛教送到大學裡去。

呂：最近亞洲發生金融風暴，影響到社會穩定；有人提倡亞洲價值，但官商勾結，貪污腐敗的情況卻很嚴重；同時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。儒家講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道家崇尚自然，儒道皆主張天人合一。為什麼受中華文化影響的東亞，情況仍這麼糟糕呢？

師：中華文化沒有錯，中國哲學傳統也很好。但是很多人不相信嘛！如果中國人能保持自己的文化，那裡會發展到如今的地步！

呂：同樣，那正如佛教原本在印度生長發展，但後來他們不相信了。

師：不錯，是他們自己不相信，自己捨棄掉的。

呂：這不是文化傳統的問題，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問題。就以台灣來說，社會風氣敗壞，治安不好，所以大家都跑到澳洲來，或移民到加拿大去了。

師：所以，台灣有覺悟的人應該了解，若以民主的標準來說，台灣是全世界民主、自由很成功的地區。台灣為了民主、自由而努力的成果，舉世無雙。美國講民主比台灣落後太多了，台灣人無論任何人，都可以指著李登輝罵。但最後卻達到了「無法無天」的地步。社會秩序大亂，人民恐慌，沒有安全感，都要往外跑。

呂：所以，我們終究要回到自己文化傳統的根源來，特別是像佛教這樣的優良傳統。

師：要恢復佛教傳統，使它興旺，有必要在大學進行佛學教育的研究。

呂：除了學術研究外，在今日社會，佛教的需要是否更迫切，和更容易被接受？

師：佛教可以改變世界，而世界不能改變佛教。隨著現代資訊的發展，學佛越來越容易和普遍。學佛不一定要出家，無論什麼職業，人人可以學。

呂：最後能否以簡短幾句話，向我們開示佛教的精髓。

師：好吧！讓我引用民國初年時期，印光大師的四句偈：

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深信因果，信願念佛。」

呂：今天很感謝法師，在百忙中，給我这么珍貴的機會親聆教誨。現在時間不早了，希望還有機會請教。法師將來能不能到我們黃金海岸邦德大學來演講？

師：好的，可以安排。

後記：以上訪談，基本上按照呂教授原擬之問提綱進行。約一星期後淨空法師應邀訪問邦德大學，並與大學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，保羅威爾遜(Professor Paul Wilson) 商談學術合作事項。希望此因緣將會導致邦德大學，成為創設佛學教育的第一個高等學府。